

文藝叢刻乙集

紅樓夢本事辨證

壽鵬飛著

文藝叢刻乙集

紅樓夢本事辨證

壽鵬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余所草石頭記索隱，雖注重於金陵十二釵所影之本人，而於當時大事，亦認為記中有特別影寫之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寶玉為僧之本事。允礽被喇嘛用術魘魅，即嫂叔逢魔魘之本事。亦皆分條舉出。惟不以全書為專演此兩事中之一而已。王夢阮沈瓶广二君所著之紅樓夢索隱，以全書為演董妃與世祖事，已出版十五年矣。同鄉壽梁林先生新著紅樓夢本事辨證，則以此書為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雖與余所見不盡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類考據本不易即有定論；各貢所見，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贊成胡適之君以此書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余所贊同。以增删五次之曹雪芹，為非曹喆而即著四焉齋集之曹一士，尤為創聞，甚有繼續研討之價值。因慫恿付印，以公同好。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蔡元培

紅樓夢本事辨證

會稽壽鵬飛梁林甫述

二十年前。即聞吾鄉蔡孑民先生。有石頭記索隱之作。每恨未覩。辛亥之冬。先生由柏林返國。道出大連。航海南下。適余由遼陽避難。同舟赴滬。因詢先生索隱一書概略。先生爲言。凡所徵引。皆本官私記載。有非實可佐。他日或當出版。余亦略舉所聞相質。先生許爲近理。迨後海上書肆。以先生是著付印。流傳頗廣。石頭一記。至是始引起一般讀者、爲本事考證之注意。號爲紅學。首有王夢阮沈瓶庵兩氏紅樓夢索隱之作。雖未的當。頗有興味。近如胡適之氏紅樓

夢考證。錢靜方氏紅樓夢考。俞平伯氏紅樓夢辨。魯迅氏（即周樹人君）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類皆博采羣言。詳語精擇。足發後人之蒙。其間有根據前人成說、而引伸足成之者。有推倒一切、自創異說者。有就書而觀察、不欲加以影事之推測者。有搜考成書、及出版時代者。甚至彼此主奴。互爲爭辯。迄爲聚訟公案。綜觀諸氏之說。自以蔡書爲能窺見作者深意。而胡氏駁之獨甚力。平心論之。蔡氏不免爲徐柳泉之說所拘。更引當時諸名士以實之。致多牽強。若胡氏竟指爲曹芹自述生平。抑純乎武斷。反不如陳獨秀氏悉數推翻諸家影事之說。而純作言情小說觀之爲斬卻葛藤也。（見陳君紅樓夢新序）然使竟如陳君之說。假梁本非。專觀情迹。則又何解於本書開宗明義、所謂「故將眞事隱去」之旨。是明明有眞事在背影矣。後之讀者。又何忍抹卻作者深心。而以尋常小說等視之耶。茲故列舉所聞。取其近理者。佐以事實。加以折衷。以就正於當世之爲紅學者。中華民國第一丙寅歲春分前一日。

紅樓夢本非。諸說互異。就所聞見。列舉如后。

(一)有關紅樓夢書中人物影當時名伶者。

樗散軒叢談、 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互家役間有之、然皆抄本、乾隆時蘇大司寇家因此書被鼠傷。遂付廠肆裝訂。坊賈藉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十回。臨桂倪雲癯大令汾言曾見之、其後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或謂高蘭墅所補。又謂無錫曹雪芹添補者。無確據。洞庭王雪香先生、取此書加以評點、亦無出色、最可笑者、補濬廣吳友批本、共數百條、泛論紅鼓、無理取鬧、謂欲表作者苦心、吾不信也、惟顧名思義一則、及說黛玉身子、是乾淨無瑕、故不許其嫁而死、又說黛玉生日、打扮宛如嫦娥、演的新戲蕊珠記、說扮的是小旦嫦娥、因墮落人間、幾難完璧、幸經觀音點化、未嫁而死、以為明明說到黛玉深處、又云薛氏梨香院。後以居女優。而讓出既為教戲之所。得勿謂梨園耶。則薛氏可知、而寶釵愈可知。余謂梨香院即隱寓梨園意。院與園同音。吳友此說。獨有

見到處。

按枵散軒叢譚一書。尚未考得作者姓氏。大約爲乾隆時人所箸。此節從近年出版小橫香室主人編輯之清朝野史大觀轉錄。所云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說最早。亦較可信。且因此可知程小泉高蘭墅付印活字版本以前。已有蘇司寇家流傳之坊肆初刻本矣。書止前八十回者。蓋爲曹雪芹增刪時最先底稿。未成全書時之抄本。其後四十回。因雪芹成書較遲。未及加入耳。至以此書爲僅以優伶爲書中人物柱子者。直以品花寶鑑例視紅樓。淺之乎讀紅樓矣。倪雲癯鴻、箸有桐陰清話若干卷、

(二)有謂記金陵張侯家事者。

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靄甫、紅樓夢隨筆第一章、紅樓夢記云。「乾隆庚戌、(庚戌爲乾隆五十五年、在程高兩氏序印紅樓夢之前一年、)秋。楊畹畊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抄本兩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入

閣。閣中傳為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若賈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相傳此書為納蘭太傅而作。余細觀之。乃知非納蘭。而敘金陵張侯家事也。憶少時見爵秩便覽、江寧有一等侯張謙。上元人。癸亥甲子間。聞父老談張侯家事。約略與此書相符。再證以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寧通志隨園詩話張侯行述諸書。遂決其無疑。按靖逆襄壯侯勇、長子恪定侯雲翼、幼子寧國府知府雲翰、此寧國榮國之名所由起也、襄壯祖籍遼左、父通、流寓漢中之洋縣、既貴、遷於長安、恪定開闢雲間、後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卽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襲侯十年、結客好施、廢家貲百萬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詩、有紅雪軒集、宗仁在時、預埋三十萬於後園、交其子謙、方得襲爵、其曰林如海者、卽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號荔軒、滿洲人、官江寧織造、四任巡鹽、曹則何以廋詞曰林、蓋曹本作䒩、與林並為雙木、作者令張字曰挂弓、顯而易見、於林曰雙木、隱而難知也、賈雨邨者、張鳴鈞也、浙江烏程人、康熙乙

米科、官至順天府尹而能、嗚誤先侍視職、亦復正合、乃書中最著眼之人、其第二章紅樓夢評例、第三章紅樓夢約評、言黛玉即碧玉之意、取偸嫁汝南之說、又言賈妃為賈氏賢妃之意、又言錢竹汀宮詹云、金陵張侯故宅、近年已為袁樂桂所買、又言李紈為李延桐之女、江寧人、

按周氏此說。頗見新奇。然細按之。皆穿鑿影響。鮮有確證。聊備一說。可不深論。其書亦未出版。原寫本現藏吳江汪氏。

又(三)有謂紀故相明珠家事者。

浙人陳康祺郎潛二筆。(即燕下鄉脞錄)記姜宸英典康熙乙卯順天鄉試獲咎事。因及其師徐柳泉時棟之說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士奇。妙玉即影姜西溟宸英。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西溟以借觀藏書就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

罹盜獄。並被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囹圄。且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

俞曲園樾小浮梅閒話、 紅樓夢一書。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上諭。成德於康熙壬子中式舉人。癸丑成進士。年甫十六。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

錢靜方氏紅樓夢考。既引用陳康祺俞曲園二說。更據納蘭容若所著飲水詞抄中。有「亡婦忌日有感金縷曲詞句云。此恨何時已。滴空堦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一聞葬花二字。即從黛玉葬花一段故事脫卸而來。因斷定黛玉即爲容若德配。其集中他作。亦多資從冊閨附之什。如南豐梁份及西溟賀夫孫友迦陵輩當皆在金釵之列。又飲水詞有滿江紅一闋。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楝亭。子清即雪芹也。爲雪芹與容若有文字淵源之證。

張維屏氏詩人徵略云。「賈寶玉即容若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

按此說雖非書中本事。然實出故家傳聞。且可證明爲康熙朝事。決非乾隆以後人所爲。蓋當時作者欲避免其敍述宮闈陰事。誹謗時政之迹。故特託之貴閥家事。以遠時忌。而當時貴閥。首推明相。加以容若公子。風流文采。交游徧天下。乃爲此想當然之詞。然實開後人揣測附會之端。而不必徵實其說也。胡適氏紅樓夢考證。已力辨其非。最有力者。爲容若死時年三十二歲。時明珠方貴盛也。且錢氏以容若之友蓀友迦陵諸嗣與容若夫人同列金釵。尤爲說不於倫無此情理。

（四）有關刺和珅而作者。

見譚瀛室筆記。（未詳作者姓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引之。

按是說與記明珠家事說。臆想同出一途。不過託之明珠家事者。爲康熙時之傳言。妄意和珅家事者。爲嘉道後之理想。附時朝士眼光。見如此繁華貴閥。非明和二氏不足當之。然康雍朝之爲此說。或含有爲是書韜晦之深意。乾嘉時之爲此說。則無甚意識矣。當日查抄和珅巨

築。驚動全國。而書中適有查抄之事。成其附會也。況和珅查抄。在嘉慶三年。而是書已流播於乾隆中葉。其謬不待辯矣。

（五）有謂讖緯之說者。

見寄蝸殘贅（未詳作者姓氏）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述及之。

按此說殊無意義。與太平閒人評本附會大學正心誠意中庸明明德之說。同其荒謬。又金玉緣評語謂明易象說更謬。

（六）有謂全影金瓶梅而作者。

近人合肥闞鐸霍初作紅樓夢抉微、悉以書中情節、影金瓶梅、以寶黛二人、爲影西門慶潘金蓮。條亦多每事附合。

按此蓋以淫書視紅樓夢。而忘其卷首自居野史之意。故爲此不經之評論。然亦實被作者瞞過矣。惟被瞞者多。乃見此書之妙。

（七）有謂記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者。

王夢阮沈瓶广合著之紅樓夢索隱，主張是說。其索隱提要云：「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王名女色」。又謂董鄂妃為秦淮名妓，為冒辟疆所愛姬人之董小宛，自清兵下江南，掠董以去，入宮，有寵於世祖，封為貴妃，立后不果，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不已，乃遁跡五臺為僧，而以大寶傳天下，此寶玉自影順治帝，黛玉自影小宛（原書宛均作婉）世祖在位十八年，故寶玉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為第七代，故寶玉言「一子出家，七祖升天」，又為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諱福臨，故寶玉謚文妙真人，文章二字可對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為粉白黛綠之意。小宛蘇州人，黛玉亦蘇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來自巡鹽御史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止十三餘，恰得其半；小宛遊金山時，人以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實從江妃二字得來；小宛姓董，董為千里草，黛玉姓林，林雙木，其從相同

春紡妹之合視隙園圖。王熙鳳之指清豫王多鐸。劉老老之爲劉媪嬌三秀。後嫁豫王者。夏金桂爲吳三桂妃。鴛鴦爲半影。李香君。後半影柳如是。柳五兒喻黃金。(小宛妹)薛蟠指吳三桂。賈赦賈政爲攝政二字之轉音。即攝政王多爾袞影子。紅樓字影青樓。小宛固樂籍。皆自青樓來也。其餘印影之語尚多。

貧退隨筆、(未詳作者姓氏)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傷悼。遁五臺爲僧。語甚明顯。論者向無異詞。獨董妃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則冒鶴亭廣生辯之甚力。蓋小宛爲水繪園生色。不願爲他人辱也。　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又「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隱點董氏。又「名山初望幸。啣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境。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欄。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才洞。未得誇迎鑾。」蓋世祖幸五臺不返。祝髮爲僧。朝中以大喪告。所謂房星未

慟。言帝未崩也。又、「淡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又、「陛下萬年壽。妾命如塵埃。長恐成風去。舍我歸蓬萊。」等語、自古無悼亡逝世之帝王。必爲世祖而作。陳迦陵其年讀史雜感第二首、亦專指此事。曰董承嬌女。明指董妃。曰玉匣珠襦連歲事。茂陵應長並頭花。蓋言董妃卒。後世祖復以大喪告天下也。　張公亮明弼董小宛傳「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輾轉入宮。大被寵眷。用滿洲姓稱董鄂氏。辟疆即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隱微難悉哉。本傳又云、「辟疆挈家逝難。宮使瀕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言外之意。隱約可思。又辟疆詩中。往往寓小鳥雙飛大鵬奪去之慨。　辟疆影梅庵憶語、追述小宛言動極詳。獨至疾時作何狀。永訣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營葬。亦不詳書。又敍卜籤事。有到底誰知事不諧之句。而云到底不諧。今日驗矣。小宛若以病歿。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也。又云。久客懷家。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亟詢荊人。背余

淚下。余大呼曰豈死邪。一慟而醒。姬亦以是夜夢人强之去。匿之幸脫。其人尙啨啨不休也。詎知夢眞而詩讖咸來先告哉。按此當是實事。諱爲夢耳。　梅郎題小宛像詩序。曰時過漂搖。曰奔迸流離。曰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詞意閃鑠。與張傳同。其詩則有「亂雲梳影下妝樓。謚室倉皇過渡頭。鈿合金釵渾忘卻。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又「江城細雨碧桃邨。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小宛病歿。則侯門作何解邪。又題董君畫扇詩、「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如非入宮。何來西陵賣履語邪。又「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尙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愧對辟疆也。又「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　題芝龕題影梅广憶語賀新郎詞云。「碧海靑天何限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搖首涼宵風露下。羨煙得破鏡猶堪展。雙鳳帶再生翦。」所云碧海靑天。附書黃犬。破鏡堪展。皆悲生別語。非慰悼亡語。董妃之爲小宛。證佐甚繁。故老相傳已如此。鶴亭爲水繪園舊主。

必須辨證。恐未必能勝耳。

又曾見某雜記載。自小宛入宮。辟疆排百難。走京師。百方求通訊。不可得。因作影梅庵憶語。只自道。其時梅邊之蹤皆在京。詩詞閒擬。遮其時也。

按清世祖出家。及小宛殉葬採非。說之諸家紀載。似已證實。惟董鄂妃是否即爲小宛。世祖與董鄂妃非。是否即爲紅樓夢書中影。非尚屬疑問。即使證然兩非。然如此艷情。出帝王家。亦足使小說家有合併附會之機會。近時孟森蒐採著、作董小宛考。力辨小宛之非董鄂。持之頗亦有理。但謂小宛年長世祖且倍。以證其非董鄂。說則殊疏。夫其色駐顏。又姬不老。孰謂三十許人。即不能邀十五六齡天子之寵幸耶。況小說慣例。不必盡拘事實。期成信史。每得新奇可喜之材料。加以點綴及附會。以引起閱者興趣。不能盡如孟君概以道德繩之也。王氏索隱亦尚有自成一說之價值。惟紅樓一書。作者既自命爲野史。則必依據本事。傳信後世。必不肯以毫常小說家苟且附會出之。且因其筆墨之精妙。可知其識解之卓越。決非止爲言情之作。必更

有質大於世祖董妃之事者。其中主要人物。未必即以小宛及秦淮諸妓當之也。況王氏所謂諸王名女亦毫無佐證。一切比附多未合榫。不過以意爲之而已。雖其說皆得間已知必影金國大事。非僅小說觀念。此則遠出諸家評論之上者耳。

(八)有謂影康熙朝政治狀態說者。

蔡孑民先生石頭記索隱開卷即云。石頭記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之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旣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之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峯之狀況。故如書中紅字皆影朱字。朱者明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寶玉愛紅之癖。言玉璽愛歸明有也。名石頭記者。指明南都金陵石頭城而言。作者又深信正統之說。故以南京甄府爲眞天子。而斥北京之清室爲賈府。即僞朝之義也。三月十五葫蘆廟起火。甄氏燒成瓦礫場。指甲申三月十九之變。思宗殉國北京失守事。士隱所隨道人跛足麻鞋。即思宗自縊時狀。士隱

後隨跛足道人而去。言媲王正統。隨隱帝之死而消滅也。癩僧影明太祖本皇覺寺僧也。賈政爲僞吏部。賈敷賈敬爲僞教育。賈赦爲僞刑部。故其妻氏邢。邢刑同音也。李紈爲僞禮教。李禮同音。賈瑞字天祥。爲僞文天祥。（文天祥、字宋瑞、）指明臣僞爲遺老。而欲作清室官。反受侮辱。如錢牧齋鄭芝龍輩。甚至頭上落糞。手中落鏡。身敗名裂。受辱至死而不悟也。婉孃將軍。以代表起義而死者。尤三姐以代表不屈於清而死者。柳湘蓮以代表遺老之隱於二氏者。馬道婆指喇嘛詛咒事。怡紅院者。愛明之義。故爲寶玉所居。賈代儒爲僞朝之儒。嬌杏即徼倖。以代表漢人仕清而安富尊榮者。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此書。則弔明之意也。均爲至確之論。而後文又採徐柳泉說之一部分。於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無稽之說而外。更引伸比擬。謂金陵十二釵。爲擬清初江南諸名士。如林黛玉影朱竹垞。王熙鳳影余國柱。史湘雲影陳維崧。劉老老影湯潛庵。寶琴影冒辟疆。惜春影嚴繩孫。以實之。

按蔡說深得作者真意。當時如呂晚邨方孝標戴名世輩。均以故國之思。偶有著作。成罹奇

竊此書作者乃不得不變化面目託之言情隱存事實為懸後世尚足推倒諸說之謬蓋當清之際雖有明知此書用意者方且諱莫如深雖有表白作者苦心而明目張膽以出之有蔡說而明是昭光此一團霧蔽始打破矣。第其採用徐柳泉說之寶釵影澹人一段。則殊未當。附會的紅學之背謬。由此而來。蓋蔡氏既不取柳泉寶玉影納蘭成德之說矣何獨取其影西溟澹人之說乎夫為澹人西溟之說者以二人為納蘭上客與容若有關係也今蔡特既認寶玉為傳國璽而非納蘭氏矣則與西溟澹人又何關乎豈非自亂其例乎況澹人西溟影事。已甚游移影響。毫無依據。而蔡特又尤而效之。畫蛇添足。取竹垞迦陵蓀友辟疆潛庵諸名士。來強湊合。不惜費如許大力。似覺不值。其脆薄不成立處。誠如胡氏考證所云。尤無理由者。則為劉老老之擬潛庵。蓋劉老老之入園。不過哺啜主義。故有母蝗蟲之譏。又老於世事。善於營求。此豈睢州平生清介之比且即欲以竹垞等湊足十二釵正冊影子又何解於副冊又副冊諸子耶則泥於柳泉之說先入為主致所主張並不澈底之誤也又蔡特但就弔明揭清大指。而概指

爲政治小說。乃旁敲的。無結局的。殊有一部全史從何處說起之病。故其所指影事。東鱗西爪。無歸宿處。則因未知其專指一事也。

(九)有謂作者曹雪芹自述生平說者。

胡適氏紅樓夢考證。始創是說。蓋因袁枚隨園詩話有「康熙中、曹楝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紀風月繁華之盛。中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數語、極力湊合。謂書端深自懺悔之我。即是雪芹。謂甄賈兩寶玉。均雪芹自爲寫照。賈甄兩府。亦均曹家影子。書中賈政。即雪芹之父曹頫。且考得雪芹名霑。其祖名寅。號楝亭。爲江寧織造。曾接南巡爲數次。因即指爲書中鳳姐趙嬤嬤口中所述接駕事。其考證曹寅家世頗詳。且揭櫫板本時代著者三問題。以攻擊他家諸說。其氣甚盛。而自信甚深。初不問他說有可採取與否也。

俞平伯氏紅樓夢辨卷中。又爲曹霑雪芹作年表。蓋亦爲胡氏說作注解者。

按胡氏蓋深厭他人附會的紅學。而欲打破一切。自樹一幟。以標新奇。其詳考雪芹家世。原原本本。亦不失倘論作者之心。其攻擊他說紕點。亦有可取。但他說雖失之附會。皆從有情意方面著想。以引起閱者之興趣。胡氏則從無意味方面武斷。以抹殺作者之深心。若石頭一記止為曹雪芹自述生平而作。則此書眞不值一噱矣。其根本錯誤。在謬認此書前八十回為曹雪芹所撰。後四十回為高蘭墅所撰。亦太鹵莽滅裂矣。茲舉各反證以駁之。

(甲)紅樓夢前八十回。非曹雪芹撰作之證　古之作者。立身本末。首在不肯掠人之美。竊他人著作以為己有。是書第一回。明云「由空空道人鈔寫回來。改名情僧錄。所云空空道人。即原書著者。特避觸時忌。不欲自留姓名。後又云「由東魯孔梅谿題曰風月寶鑑」是在雪芹之先。果有是書。及名人品題矣。又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是雪芹之得閱是書。當然在作者及東魯孔梅谿之後。故於開卷特為表明。若係雪芹自作。又何必諱言而僅認增刪披閱乎。若欲自諱又何以並不

諱言增刪乎。惟其絕對不肯冒名作者。不憚心苦分明。一則曰披閱。再則曰增刪。自居述而不作之地。以告讀者。胡氏豈未之見耶。乃雪芹方自避著權。而胡氏則強爲頂冒。是何理由。至胡氏無上根據。僅在袁枚詩話。不知袁好夸誕。生平著作。所引故實。多謬誤影響。以意爲之。不求眞確。即如本條。既誤以雪芹爲楝亭之子。而又誤楝爲練。均已失實。且其意止在夸其隨園爲即其大觀園而已。初不存傳信之心。又何能據爲佐證。況文人結習。每好過譽。一經雪芹增刪。即以全書著作權諉之。胡氏更變本加厲。妄意爲雪芹自述。此則袁枚所不敢誕者。而竟想入非非。厚誣作者。後之讀者。將信雪芹自序增刪之說爲可憑耶。抑將強雪芹以冒居作者耶。其他如賈政爲曹頫影子、及南巡等考證。牽強附會。味如嚼蠟。遠遜他說多矣。

(乙)紅樓夢後四十回非蘭墅撰作之證。　胡氏引張船山(問陶)贈高蘭墅同年詩。「艷情人自說紅樓」一句。及原注「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之語。因遽斷後四十回爲蘭墅所作。不知船山所云補者。僅稱其補輯補綴之功。並未指爲補作也。況詩人贈答慣例。舉人

之美。不嫌越俎。當日蘭墅既以補校紅樓夢一書盛稱於時。即使船山詩句明指爲補作。亦不過循例溢美常談。不宜以詞害意。今如胡氏以考證紅樓名於時。或其友人亦有酬贈及此者。亦將認胡氏爲紅樓夢作者乎。胡氏又引俞曲園小浮梅閒話載船山贈蘭墅句後。加以意見云。「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序科場事已有詩。則爲高君所補可證矣」一是曲園已有蘭墅補作、之論。按俞說非也。査愼行人海記載康熙丙戌庶常散館御試題人盡農桑力五言十二韻。又康熙十九年召試鴻博有省耕詩五言二十韻。又康熙南巡召試皆以詩矣。科場有五言詩已甚普通。不始乾隆。胡氏亦已證明俞說之不確矣。又何獨信其高鶚補作之說哉。是其所根據者已不成立。至其反證則乾隆五十六年小泉程偉元紅樓夢序云「是書原本目錄百二十卷。今所藏止八十卷。殊非全本。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搜羅。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以重價購之。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榫。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抄成全部。復爲鐫板」云云。所稱友人。證

以高鶚序文。蓋卽蘭墅也。此爲高鶚未補以前已有後四十回之鐵證。又乾隆辛亥高鶚序云。「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已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按無全璧者、卽雪芹增刪時、脫漏有遺、早未及集成全書也、無定本者、雪芹有五次增刪本也、） 今夏友人程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按高氏已得見全書於程氏。斷無再爲補作之理矣。）且曰此僅數年來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 盍分任之。予以此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背於名教。（中略）遂襄其役。工旣竣。並識端末。以告閱者。」所云工竣。卽承上文付剞劂而言。則所謂襄其役者。不過讎校之役明甚。又高鶚序後另有小泉蘭墅同署名之引言云。「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略爲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爲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夫曰歷年所得。曰略爲修輯。曰原文未敢臆改。曰本來面目。皆對原本而言。旣有原本。何待補作。稍改文字且不敢。何敢僭云作者乎。余謂於雪芹程高諸序。猶見古人史有闕文盛意。不似後人偶稱殘餘

即剏作者，不料後人乃欲代古人而竊人著作，何其悖也。況此旣定裁補之事，非高鶚所獨擅，而先有程偉元爲首功，高氏不過受程委託，分襲其役，並非如雪芹尚有增删之事也。彼曲園之爲是說，或未見程高刊本之自序與引言，而胡氏固親見之，且引入書中矣，何仍憒憒乃附和之耶。

又胡氏欲附會雪芹自述生平之說，因謂曹氏亦必曾經查抄。此何言歟。豈查抄事實亦可由胡氏以意爲之耶。況賈府查抄，載在一百五回，在後四十回中，胡氏旣以後四十回爲高鶚所作，則高鶚亦應自述生平，與曹氏查抄何涉，而雪芹又何從在後四十回，就高鶚履歷自述其家事耶。此尤矛盾可笑者也。吾友王國維靜庵文集有云，雪芹書中所謂親見親聞者，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也。此語殊爲破的。

至若紅樓夢增删者之曹雪芹，是否卽胡適氏所考證之世居瀋陽鑲黃旗包衣曹寅其人，尤不敢信。猶憶卅年前同學馬水臣（綱侯）翊綱爲余言，增删紅樓夢之曹雪芹，本名一士，爲乾隆時人。承家學，語必有本。今考得一士字諤廷，號薌篔，亦號何補生，上猶人，雍正進士，官兵科

給事中、遷上書房、擢侍讀、工詩文、有閒齋詩鈔、從來考得其自雪芹所撰、或謂猶是續作、與今所傳異者、待說若終以自題矣、又考得一十於隨園詩年未題續詩、入其閒錄某路者十餘年所居對諸詩隱指此說、後則得隨軒筆記所云某附肯高某名並所作者矣、並知其人矣、且得證軒隱語亦云雪芹爲旗籍人、且云雪芹爲續後四十回之人、統觀此諸作者、必無與近所考訂皆緒言隱隱顯之流僞類之子弟當其人矣、又謂能有自說學之學子、則統是書與閒話指之隱說之、亦難并隱諸隱假借作通弊、或與構者所爲、當必爲明代遺民志士之所作、則呂晚村曾靜等不諸其後盡由於能自諱者矣、此作者目時之可燒後究者也。

若論版本、則雪芹續撰後刻在先、是於程本外、隱有之未完稿本、多有居士所云原稿本。八十回者名石頭記、百廿回者名紅樓夢、程高聯序時日、在乾隆辛亥以前、是於程高以前亦多作序、自是數年其時已有百廿回全本、免此所本可稱爲程甲本、程乙本、外更有大字高家續抄本、可稱爲鐵本、爲時當更早、即此已得四本、而近年有正書局出版之八十回本題戚蓼

為底本者。未知與上列四本有同者否。高鶚序中所云無定本者。已可知其所見不止一本矣。至鋟板則有蔡谷居士所云乾隆壬子冬吳門坊間刻本及京中廠肆什梓之蘇司冠家本。及程高兩氏始付活字印。繼復鋟版之兩印本。而後起者不論矣。其沿革大抵如此。胡氏說亦未備也。要之由八十回之石頭記。遞續為百廿回之紅樓夢。皆出續作者一手所增刪。否則必不能如此接榫。況百廿回之雁隅乙本。後見在閱墅辛亥作序之前數年。則可知閱墅斷無補著後四十回之理矣。

以言時代。則據散軒叢談。謂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甚為合理。證以閱墅乾隆五十六年序云是書膾炙人口。已廿餘年。由是歲上溯廿餘年。已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加以續作者十載之披閱。且脫稿後止有抄本。必不能立時流傳。所云膾炙人口。必距其成書若干歲月。而所影事實又非即為作書之日之事。必又有相當距離年月。至遲亦必為康雍間時事而作。況書中有賈璉之名。璉為乾隆子端慧太子諱。當時應避。若成書在乾隆時。早應避璉字而不用。

胡氏所證作書在十九年以後。亦殊未確。

以余所聞。則紅樓夢一書。有關政治。誠哉其言。然與其謂爲政治小說。無寧謂爲歷史小說。與其謂爲歷史小說。不如逕謂爲康熙季年宮闈秘史之爲確也。蓋是書所隱括者。明爲康熙諸皇子爭儲事。祇以事涉宮闈。多所顧忌。故隱約吞吐。加以障幕。而細按事實。皆有可徵。觀第一回云。「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記、不借此套、」「況且那野史中訕謗君相、」等語。是明以野史自居。而慮蹈訕謗之禍。故變化面目。設此疑陣。又云「竟不如我親見親聞幾個女子、」夫曰野史。又曰親見親聞。則必實有其人其事。可補史料者。斷非空中樓閣。亦非家庭瑣事。知此而後可讀石頭記一書。請得而證之。

覺羅炳成者、清同光時人。著有「我愛鈔」一書。曾云紅樓夢爲清宮闈事而言。炳成爲清室同宗。其說殆出於宮中之傳聞。必有所據。因此知乾隆時宮中索閱此書。殆亦疑爲宣布宮闈事耳。

清代野記三卷、自署梁谿坐觀老人編、不著姓氏、其第一卷云。滿洲老名士覺羅炳成。字集之。五十以後號半聾。以左耳重聽也。爲清睿祖後裔。(俗稱紅帶子)仍世貴顯。父桂昌。浙江糧道。(中略)炳成酷好金石字畫。從桐城吳康甫習篆隸。識鍾鼎。有古錢酒杯三百器。號三百杯齋。以門蔭爲都察院筆帖式。四十年不遷。熟於國朝掌故。嘗言品花寶鑑小說。出於道光中葉。其時正隨父任居杭州。著者挾貲入介紹。以稿本遍閱江浙諸大吏。所至以句爲限。獲金無算。其書中人有身見之者。華公子者崇華岩。父玉某。爾任戶部銀庫郎中。集貲百萬。有園亭在平則門外。華公子死。貧無以殮。徐子雲者名錫某。六枝指。其園即在南下窪名怡園也。田春航者畢秋帆制府也。侯石翁者袁子才太史也。史南湘蔣苕生也。屈道翁張船山也。孫亮功即穆揚阿。慈禧后之父。嗣徽嗣源即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者常州朱宦初。即浙江時文八名家中朱雪廬之父蕭靜宜者。或曰江慎修梅學士。或曰鐵保也。奚十一者。孫爾準之子。爾準時爲兩廣總督也。潘其觀者內城內興隆韓肆主人韓姓也。梅子玉

杜琴言皆無其人。隱寓言二字之義。高品者名陳森書。即著書之人也。伶人袁寶珠。則仍其姓名。吳南甘太史為之自遺者也。其餘諸伶皆原姓名未改也。宏濟寺即興勝寺。金粟者卽桂竹孫。曾權常州知府、遭吏議者也。其餘如王恂顏仲清。皆隱當時名人。不可縷記也。又言紅樓夢一書。寶影國朝宮闈事。非納蘭成德事。(餘略)

按半塘既習清代掌故。又於品花寶鑑小說能證其所影諸人姓氏。為近世士大夫所公認。則於紅樓夢一書影事。必有所本。非同臆說。又小橫香室主人編輯之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載紅樓夢影事一則如後。

紅樓夢包羅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史。　紅樓夢一書說者極多。要無能闡其宏旨者。吾疑此書所隱。必國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記載私家故實。謂必明珠家事者。一孔之見耳。觀賈政之父名代善。而代善實禮烈親王之名。(清太宗弟)則可知其確非明珠矣。今略舉臆見諸條於後。　林薛二人之爭寶玉。當是康熙末胤禎諸人奪嫡事。寶玉非人。寓言玉璽耳。著

者固明言為一塊頑石矣。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之黑字。與玉字相合。而去其四點。明為代理兩字。代理者。代理親王之名詞也。（康熙廢太子胤礽封理親王）理親王本皇次子。故以雙木之林字影之。猶慮觀者不解。故又於迎春名之曰二木頭。寶釵之影子為襲人。寫寶釵不能極情盡致者。則寫襲人以足之。襲人兩字分之固儼然龍衣人三字。此為書中第一大事。

此書所包者廣。不止此事。蓋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史。皆在其中。海外女子。明指延平王鄭成功之據台灣。焦大蓋指洪承疇。承疇晚年罷柄家居。極侘傺無聊。彝曾於某說部中得其遺事數則。今忘之矣。大醉後自表戰功。極與承疇事符合。妙玉必係吳梅邨。梅邨吳人。妙玉亦吳人。居大觀園而自稱檻外人。明寓不臣之意。參觀桃花扇餘韻一齣。當日官府點派差役持牌票訪求前代遺民。可知梅邨之出。必備受逼迫也。王熙鳳當即指宛平相國王文靖熙。康熙朝漢大臣之有權術者。以文靖為第一。書中固明言鳳姐為一男子也。

按清朝野史大觀一書。為坊肆射利之作。雜輯清人筆記百餘種而成。頗強為分類而不注

某條見某書。又不注某書撰者姓氏。以致亂雜無章。無從考上列之說出於何人。然據此則知爲康雍間宮闈祕史。且爲胤禛謀奪嫡事而作。其說自較他書可信。證以當年官私記載。亦歷歷可據。惟謂妙玉影梅郎。熙鳳影王熙。恐未必然。

奪嫡事、官書國史。雖有記載。略而未詳。加以乾隆時已將雍正擋案修改。卽爲奪嫡事諱也。作者恐遂失傳。所以特著是書。以存其眞。書中諸情節。必當日者有影事。而爲作者所親聞親見者。今多不可考。玆從散見諸家記載者。摭錄若干則。備述於後。

清世宗襲位之異聞。　康熙十四年。聖祖立第二子胤礽爲皇太子。後三十三年。至四十七年。以不類己而廢之。幽禁咸安宮。次年復立之。又三年。仍廢黜禁錮。他子亦不立。六十一年冬。帝將赴南苑行獵。適疾作。回駐暢春園。(卽圓明園)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卽纘承大統。十四皇子者。胤禵也。賢明英毅。嘗統師西征。甚得西北人心。聖祖欲立之。而卒爲世宗所攫。世宗蓋偵得遺詔所在。私改十字爲第字。遂以一人入暢春園侍疾。而盡屏

諸昆季不許入內。時聖祖已昏迷。有頃。忽見世宗在側。詢之知被賣。大怒。投枕擊之。（或作玉念珠）不中。世宗跪而謝罪。未幾。遂宣言聖祖上賓矣。世宗即位。改元雍正。或曰矯詔改竄之案。年羹堯實主持之。故當雍正時。羹堯權傾朝右。而卒以罪誅。是又一說矣。

兄弟鬩牆。　世宗性猜刻。待骨肉大臣尤殘忍。多被暗害。兄弟三十五人。（按康熙三十六子、其一未命名而殤、見後）次子胤礽。已於康熙十四年冊立為皇太子。擇湯斌傅之。然性佻達。稍小又從旁誘之。好淫佚。不合聖祖意。未幾廢黜。禁錮咸安宮。次胤祉。次即世宗。聖祖暮年。以儲位未定。忽忽有所思。又不欲群臣之爭立也。世宗及第八子胤禩均覬覦焉。胤禩性躁急。私令大學士馬齊會諸大臣保奏。聖祖以諸臣欲樹恩胤禩。為異日弄權地。斥之。由是諸臣皆不敢議。世宗故為柔順。時通宵侍。聖祖為所蒙。以其類己也。意頗屬。一日。聖祖病。世宗不離左右侍湯藥。聖祖立之。即位後。先修怨於胤禩。削王爵。胤禩與第九子胤禟善。遂幷削胤禟爵。安置西寧衛。改胤禩名曰阿其那。改胤禟名曰塞斯黑。豬之稱也。未幾。第十

子胤䄉、十四子胤禵。又以護禁錮。惟第十三子胤祥。(世祖同母弟、即怡賢親王、)爲其信任。餘均仇視若路人焉。佟法海者。元舅佟國綱子也。官侍郎。世宗恐胤禵在西寧未便探其近狀也。命法海往取其家口來京。交內務府嚴加收管。胤禩胤禟遂以憂死。胤䄉胤禵亦錮死。

清代骨肉之慘禍。　康熙帝諸子。胤禔爲長。非嫡出。故不得立。胤礽嫡而長。立爲太子。然胤礽性乖戾。及帝晚年。胤礽見諸皇子相構煽。大有欲速之意。將效隋煬帝之所爲。帝覺之。目爲狂疾。廢而幽之宮中。自是諸子益運動繼嗣儲位。各植羽黨。蓄術士。結宦官。互相傾軋不已。初胤礽之廢也。胤禵乘間言皇八子胤禩可立。帝素惡胤禩。以爲陰險有異志。至是益疑其潛布羽黨。希冀嗣立。且疑胤礽之狂疾。或有他故。乃窮治之。果得胤禔命蒙古喇嘛詛咒太子。用術魘魔狀。於是帝念儲位不定。必爲亂階。復立胤礽。然胤礽乖戾如故。仍廢錮禁錮。自是不復言建儲事。群臣言者。輒疑爲私黨。罪之。至有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盡狂之語。深以爲一生憾事也。及帝崩。彌留倉猝之間。胤禛運動得遺命踐位。是爲雍正帝。帝性尤狠。

與胤禔胤禩胤禟胤䄉胤禵。故有嫌怨。至是以胤禩有才難制。胤禟等皆庸懦無能。乃姑封胤禩爲親王。令與己同母弟胤祥同理政務。而安置胤禟於西寧。以孤其勢。胤禩內不自安。頗懷怨望。胤禟在西寧。密用歐人穆經遠爲謀主。以家財付之。又造新體字爲密書與胤禩往來通信。帝屢宣布其罪狀。於是胤禩等益不平。對衆詛咒。帝爲文告廟。屏胤禩胤禟於宗籍之外。並勒令更名。尋幽禁胤禩於宗人府。改名阿其那。移胤禟回禁保定。改名塞斯黑。阿其那塞斯黑者。滿洲語比之豬狗也。並拘胤䄉胤禵。於是諸王及大臣窺帝意旨。交章論阿其那塞斯黑狀罪。請殺之。帝佯爲遲回不決。惟反覆醜詆其罪。公布中外。未幾阿其那塞斯黑先後死。蓋暗殺也。嗚呼。骨肉之禍至此極矣。

清世宗殺隆科多之詔。　康熙倉猝徂崩。大臣承顧命者。惟隆科多一人。世宗恩遇極隆。親政之初。諭隆科多應稱舅舅。嗣後啓奏。皆書舅舅隆科多。隆爲孝懿皇后父佟國維之子。官吏尚太保。襲公爵。後以四十一款罪應誅。雍正五年獄成。奉旨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造

屋三間。錮死於禁所。獄詞宣布。有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乃詭稱伴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罪一。時當太平。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刺客之狀。故將壇廟桌下搜查。欺罔罪二。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調取年羹堯來京。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餘略)觀此可知隆科多因參預奪嫡機密而獲罪也。 以上四則。均見清朝野史大觀卷一。

胡蘊玉雍正外傳 雍正帝爲康熙第四子。少無賴。好飲酒擊劍。不見悅於康熙。出亡在外。所交多劍客力士。結兄弟十三人。居長者爲某僧。技尤高。驍勇絕倫。能鍊劍爲丸。藏腦海中。用時自口吐出。夭矯如長虹。殺人百里之外。號萬人敵。次者能鍊劍如芥。藏指甲縫。雍正亦習其術。康熙帝疾篤。雍正偕劍客數人返京。先是康熙已草詔。收藏密室。雍正偵知之。設法盜出。詔中云。傳位十四太子。潛將十字改爲于字。藏諸身邊。入宮問疾。預布心腹於宮門外。有入宮者輒阻之。(按雍正出亡在外、蓋康熙帝惡其爭儲、故逐之也、其改詔中十四太

予爲于四太子、則除科多受雍正旨而爲之、故自雍正後、一切官文書、及考試文字、均禁寫于字、必作於字、然康熙遺詔中、不明書胤禵名、而僅書十四太子、使人竄改、亦殊疏）時康熙病已殆。先是皇十四子胤禵。奉命出征準噶爾。至是擁兵西路觀變。康熙宣召大臣入宮。久無至者。忽見雍正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頃。帝崩。雍正出告百官。謂奉詔册立。并舉玉念珠爲證。百官莫辨眞僞。奉之登極。康熙衆子。有知其事者。心皆不服。時出怨言。雍正知群情洶洶。遂以峻法嚴刑爲治。即位未幾。親藩誅鋤殆盡。其時各藩皆有黨與。太半俠士之流。雍正恐遭人暗殺也。一日赴天壇祭祀。雍正甫至。突聞壇頂所張黃幕。砉然作異響。衛士疑爲刺客趨護。惟見雍正右指微動。一綫光芒。從手中射出。斯須幕裂處墜一狐首。雍正謂諸衛士曰。邇來逆黨欲謀刺朕。常有刺客。朕故小試手段。使逆黨知朕劍術之奇。雖有刺客。其如朕何。然雍正雖如此。而心猶疑懼滋甚。思天下劍客。多半爲我黨與。可無慮。惟某僧獨不爲用。亡命山澤。深以爲患。思殺之以除害。而某僧行蹤飄忽。無從弋獲。一日偵在某所。命

結義兄弟三人。易服往探。復布精兵。間守要隘。俯視三人。至笑曰。若等受主命來捕我耶。汝主氣數尚旺。吾不能與爭。雖然。汝主多行不義。屢以私恨殺人。今吾雖死。汝主必不能免。一月後必有爲吾報仇者。汝等誌之。言訖伏劍而死。三人攜其首覆命。并以其語聞。雍正大懼。防衛益嚴。寢食不寧者數日。月餘。無故暴死於內寢。宮廷秘密。諱爲病歿。實則爲某女俠所刺。相傳女俠卽呂留良孫女。劍術尤冠儕輩云。

以上多出私家記載。淸時因觸時忌。秘不宣布。故當時讀紅樓夢者。無從取爲佐證。近始披露。於是書影射者有蛛絲馬跡可尋。又蔣良騏王先謙東華錄均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帝有疾。命南郊大祀。派皇四子雍親王胤禛代。十三日帝疾大漸。乃趣召皇四子於齋所。並召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䄉胤祹胤祥、及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卽皇帝位。皇四子聞召馳至。是日三次進見問安。戌刻上崩」如此則隆科多實受顧命。何以異日宣布隆科多罪狀。有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御前之語。是

知東華錄所載皆檔案修改後之詞。其實雍正不召而至。獨與隆科多在御榻前。僞改寬遺詔之事。其餘被召諸皇子。皆拒不得入。故康熙怒而有玉念珠之擲。他日隆科多必有挾此自重或偶洩其事者。故雍正殺之以滅口。并謬其未嘗顧命耳。玆以鄙見印證紅樓一書影事大略如左。

史太君者。康熙帝影子也。其姓史者。明示野史秘史之義。促閱者之注意也。書中人物皆託之女子以求隱晦。太君爲書中主人。全書線索。亦稱賈母者。言僞朝之母也。康熙仁慈。宜稱衆母。太君既居最高地位。而所愛護者惟此寶玉。所以喻康熙帝之寶愛其帝座寶位。無所不至也。愛寶玉而不肯卽以黛玉配之者。喻帝之不肯輕立儲貳。以寶位畀胤礽也。太君備致五福寬厚有關係。非影康熙帝而何。

寶玉者。非有其人。乃傳國璽之義。亦帝位影子也。（與蔡說同）璽爲國寶。有天下者之重器。故曰寶玉。而實一森物。故又稱之曰頑石。敍其來歷。則曰媧皇以來補天未用之石。明言歷朝

相傳之重器也。紋其篆文。則曰莫失莫忘僊壽恒昌。明影傳國璽之文。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也。惟璽爲傳國信物。故史太君極寶愛之。又惟璽爲諸王子及孫所爭。故是寶玉者。人人皆生爭奪圖保也。觀百二十回「寶玉卽寶玉也」句。猶曰寶玉卽玉璽也。不啻點睛欲飛。蓋寶玉生而啣玉。可知玉與人是二是一。又同回云「此玉早已離世」曰「如今塵緣已滿。仍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曰「豈有通靈不復原之理」曰「到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到原所」皆爲璽歸於明之證。且隱表示此璽在興朝則爲通靈。在僞朝則爲蠢物。光踏斯闇。神志皆缺。皆極言璽之不樂爲異族有也。故凡他種小說。結局必作團圓語。紅樓夢獨結以寶玉之出亡。所以表示清之將亡。玉璽不歸所有也。寶玉出亡時。仍從癩僧跛道以去。表示玉璽仍歸明帝也。蓋寶玉之亡歸原處。在明室觀之。始得謂之歸結團圓也。

林黛玉者。廢太子理親王胤礽影子也。胤礽爲第二子。故姓林。林者二木。二木云者。木爲十

八之合兩個十八爲三十六康熙三十六子恰合二木之數而理王爲三十六子中之一人並黛玉者。乃代理二字之分合也。分黛字之黑字與玉字合而去其四點則爲代理二字明云以此代理親王也胤礽於康熙十四年立爲皇太子。依黛玉到賈氏時。假定爲年十四也。胤礽自幼正位儲貳。前後殆四十年。其於閱歷。早已視爲己有。即廢亦自以爲非理王莫屬矣。與寶黛自幼耳鬢斯磨不避嫌疑正同特理王世居皇邸內廷莫因帝寵不免患得患失（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上諭。胤礽生而剋母）、與黛玉之無父母作主正同其屢試寶玉必皆胤礽屬目鬮撥曾事雖欲行隋煬故事之說用於諸弟之讒譖以激帝怒而欲逐之念未嘗無之與黛玉之孫本作正同九十七回史太君云、「咱們這種人家。別的事情自然是沒有的。就是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又「若是他心裏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林丫頭如有此心。我亦不疼他了。」者指胤礽以鬮撥嫌疑被廢時康熙帝援人臣無將之論爲罪案也故又於九十八回黛玉說。「我的身子、是干淨的、」特爲胤礽表明並無鬮撥之事以雪讒謗此正胤礽

所念欲自白者也全書描寫黛玉處直將胤礽一生遭際及心事曲曲傳出而康熙帝始愛胤礽後生憎惡口吻畢肖作書本旨全在於是而仍渾然不露所以爲奇文也胤礽廢後。於雍正二年。卒於咸安宮禁所。諡曰密故書中黛玉讀書念敏作密者以此

金陵十二釵正册副册又副册諸女子皆康熙諸皇子之影子也康熙三十六子。(一)胤禔、(二)胤礽、即廢太子、(三)胤祉、(四)胤禛、即雍正帝、(五)胤祺、(六)胤祚、(七)胤祐、(八)胤禩、(九)胤禟、(十)胤䄉、(十一)胤禌、(十二)胤祹、(十三)胤祥、(十四)胤禵、(十五)胤禑、(十六)胤祿、(十七)胤禮、(十八)胤祄、(十九)胤禝、(二十)胤禕、(二十一)胤禧、(二十二)胤祜、(二十三)胤祁、(二十四)胤祕、(二十五)承瑞、(二十六)承祜、(二十七)承慶、(二十八)賽音察渾、(二十九)長華、(三十)長生、(三十一)萬黼、(三十二)胤禶、(三十三)胤禰、(三十四)胤禨、(三十五)胤禐、(三十六)未名而卒、(東華錄康熙四十一年八月癸丑、皇子生、三歲而殤、未命名、)故書中特分三組各以十二人爲一組以符三十六子之數此輩皆有覬覦大位之資

格。引入正册者。最有獲嫡策立之希望者也。副册次之。又副册則去當璧遠矣。而心則皆未忘寶位也。然亦有隨意穿插。不拘一格者。如嬰人則深惡其人。且爲無策立希望者。故降入又副册耳。寶玉在太虛幻境。夢見三册。非寶玉之夢見諸人。乃諸皇子均作得玉之夢耳。

賈政者。猶言僞政府也。指當日外廷行政機關兼及政治狀況也。康熙朝政。崇尚程朱。右文稽古。造成迂謬之風。作者所深鄙爲迂儒僞學者也。故以寫賈政者寫之。卽寶玉所譏爲祿蠹者是也。賈赦者。刑部也。故字恩侯。而夫人氏邢。邢者刑也。政刑二者備矣。不必全影六部也。惟賈璉之爲戶部。蔡說亦可信。賈璉者。言假廉也。故書中酷寫其貪婪濫用及庫儲竭蹶之狀。

癩僧者。明太祖影子也。太祖爲皇覺寺僧。故云。然跛道人者。崇禎帝影子也。崇禎殉國時。跣一足短衣。故道人稱跛。麻屣鶉衣。肖其狀也。（蔡說極確：清代得國於明。故寶玉爲頑石時。已由癩僧跛道玩之掌上。攜之袖中。及繫寶玉項下。又時時得由癩僧跛道或取或還。予奪惟命。捧之則懸。擲之則晴。極言此璽本爲明有。權在明帝也。厥後寶玉做和尚。仍從癩僧跛道以

去則寓言此想終不樂為僞朝有仍隨明帝以去也

南京甄寶玉者則弘光帝影子也作者深於故國之思故特設甄賈二寶玉甄賈之為眞假。既如書中所自言。（如甄士隱為眞事隱、賈雨邨為假語邨是）今寶玉而有眞假甄賈兩寶玉而各有喻玉刻玉文字且各相同此種隱語設喻奇特用意明顯所以引起讀者注意俾一望而知為南北兩朝對峙之局且知南京弘光雖已滅亡而為眞帝北京滿淸雖當隆盛而為假玉蔡氏所謂存正統斥僞朝者極易推測也又賈雨邨歷舉邪正兩賦而來之人物而以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比喻甄寶玉皆所以影弘光之荒淫也蓋深惜之也否則何必以古之荒淫帝者比平民哉

寶釵者雍正影子也東華錄載康熙遺詔中有「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之語極類賈母誇寶釵口吻。其金鎖固為備給寶玉之物即雍正所得康熙帝擲予之玉念珠影子雍正固以玉念珠為傳位之信物者金玉姻緣之說所由來也其他雍正故為柔順賄通宮侍逢迎

撰詞。要結人心之非甚多。（如張廷玉從愉関諸疏、雍正自述、不踐蟲蟻、不以足履人頭影等事、）遂以獵取大位。所謂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者。特此術也。此指形容寶釵皆貌厚而心刻。有所爲而爲之。至影寶釵而未及其殘殺兄弟之非。則此書本非。至雍正即位時而止矣。

襲人者。分之爲龍衣人三字。龍衣人者。帝服也。亦雍正影子也。諸家評語。每謂此書寫寶釵不能極情盡致者。則借襲人發揮之。蓋深惡雍正。而以婢妾擬之也。且襲人二字。有乘虛掩襲之意。喻雍正乘帝疾革。獨自入宮。襲取帝位也。

蔣玉函者。非有其人。乃藏璽之函櫝也。故名曰玉函。且作紫檀。係明言璽函以紫檀爲之。儲者保藏之義。其襲人所藏之猩紅褲帶。與寶玉換贈玉函之松花帶子。皆明指璽綬也。恐讀者不解寶玉爲傳國璽。故特以玉函及璽綬明白表示。使人易曉。至寶玉與蔣玉函發生曖昧關係者。以喻爭儲諸皇子外。與傳國璽有特別戀愛者。惟此函櫝耳。璽與櫝固有不解緣也。此隨意穿插涉筆成趣之妙文。襲人後嫁玉函。極言胤禛玉步已移。此龍衣人所爭得者。亦止空函

而已。

探春者。胤禵影子也。探春強幹。又遠嫁絕域。爲武人婦。胤禵嘗奉命出征準部。能得西北人心。爲康熙帝所鍾愛。遺命立之。以在軍未返。爲雍正帝所奪。卽其事也。又探春亦影胤禩。當雍正初卽位。以胤禩有才。特封廉親王。命與怡親王胤祥同理政務。與府中探春協理家務。及五十六回興利除夙弊。均有影射。

妙玉被盜入海。當爲康熙帝子某王。(忘其名)入海爲盜。號魚殼者是也。十年前在山東日報。見有記魚殼事一則。雍正二年。特命于成龍爲兩江總督。臨行請訓。帝特以捕江北大盜魚殼爲囑。(于成龍捕魚殼事、見袁枚隨園文集、)所謂魚殼者非他。乃康熙帝子某王也。當康熙季年。諸皇子奪嫡時。類皆結交豪勇士。爲羽翼相傾陷。某王出孤孽。然有智力。亦嘗與爭儲。爲康熙帝所逐。亡走江湖。聚其徒入江北微山湖爲盜。盜名魚殼。與胤禛爲仇。雍正既得大位。思剪除之。特以命成龍。及成龍至。而魚殼已先逝廣州。入海爲盜。不可得。其徒冒其名。繼其業於

湖中。成龍則取之而以誅魚兒開蓋殷鼎也或云其眞魚殼。于所故縱云此實妙玉以金釵正册中人。孤芳自賞。稱檻外人。乃被劫下海而入盜窟即其事矣紅樓夢詞中所云。「教有方、副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蓋謂帝日以理學名儒訓諸子。乃有爲盜之某王也。

史湘雲者。作者自喻。寫史筆之意也故姓史史筆宜直。故湘雲一生心直口快直道猜偶。故湘雲早寡直筆每觸時忌。不能暢所欲言。故湘雲口吃又湘雲叔名史鼎。寫鼎革之後。著者自言爲鼎革後之野史氏也。

北靜王者平西王吳三桂影子也三桂叛清。僭號衡湘亦含希冀大寶帝制自爲者故書中以外藩而暱賈寶玉索觀啣玉寫開奸間鼎之意他如南安郡王西寧郡王東平王等。則耿尙諸王之影子海外女子。則影延平王鄭氏之據臺灣無疑也

九十七回王熙鳳掉包事即隆科多改遺詔易十四太子爲四太子影事也如上述諸家記載。胤禎既盜得康熙遺詔。將詔中傳位十四太子改爲傳位于四太子改十四皇子爲第四皇

子。而盜改此詔者。實爲舅舅隆科多。康熙大漸時。獨隆科多與胤禛侍帝。旣召胤禵及諸皇子不至。胤禛遂得冒替竊位。與寶玉病中成大禮。熙鳳暗中以釵易黛事正相同。當雍正旣得改遺詔。因激怒帝以速其崩。燭影斧聲。不無可疑。故他日卽殺隆科多以滅口。書中於鳳姐掉包一事。大書特書。爲一重大節目者以此。又改遺詔事。一說年羹堯實主持之。則以熙鳳爲年羹堯影子。說亦可通。隆科多與年羹堯。皆康熙時有權勢得帝信者。與鳳姐得賈母信心正同也。舅舅王仁。亦隆科多影子也。巧姐當是胤䄉影子。䄉與娥同音。嫦娥乞巧。自可影射。大義覺迷錄載、雍正上諭、「胤䄉無知無恥。因其依附邪黨。不便留在京師。故令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出口。伊至張家口外。託病不行。將其禁錮」等語。隆科多旣以孝懿皇后之弟。位居元舅。而竊改遺詔。賣其諸甥。以結雍正。絕類王仁賣其甥女巧姐之所爲。而巧姐被賣於藩王。又不果行。正與胤䄉被遣往蒙古、託病不行相類。書中記巧姐之病特詳。嬰孩小恙。本何足書。必以影胤䄉之稱病不行耳。巧姐後嫁爲農家婦者。影胤䄉被革爵爲庶人也。一說王仁影佟法

海。佟亦諸皇子母舅。巧姐亦影胤禵。胤禵為十四皇子。蔣氏東華錄載雍正上諭、「蔡懷璽投伊（指胤禵）院內字帖。有「二七變為主、貴人守宗山」之句。以十四為二七。巧者七數也。又東華錄。雍正令佟法海往西寧取胤禵家口來京。故云為舅舅王仁所賣也。要之當時諸皇子。必有為舅舅輩所賣之事實也。

賈代儒者。言偽朝之所謂儒者。影熊賜履湯斌張英之流之傅胤礽者。賈氏珍璉琮珠瑞環諸兄弟。命名均從王字。明示諸王之意。其後璜芸薔蓉等名。則寓春草王孫之意耳。

薛蟠當是借寫胤禔。東華錄載康熙上諭、屢有「大阿哥（胤禔）生性躁戾。乃不安靜之人。務須嚴加看守」之語。後圈禁宮中。此與薛蟠稱薛大哥。驕縱殺人。後入牢獄。事極相類。書中影事。多隨意比附。不拘一格。不限一人一事也。

二十五回馬道婆行魅魘。即記喇嘛巴漢格隆詛咒廢太子事。馬與嘛同音。故道婆姓馬。蔣氏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以大阿哥與郡王胤禔令蒙古喇嘛巴漢格隆、詛咒廢太

子。用術鎮壓。并去王爵。幽禁府內。此其事也。蔡氏索隱。已詳言之。但未及因此證明此書為緣隱事而作耳。

賈敬喜居學仙。修煉不成而死。當是順治帝棄位逝五臺為僧。崩於五臺影事。觀第二回冷子興對賈雨村說「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止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羼」所謂不回原籍者。往五臺也。然又留都中城外者何也。北京人相傳。世祖出家在天泰山。為京西三山之一。故有山前鬼王山後魔王之語。魔王謂世祖也。戊午秋。余代遊此山天泰寺。見正殿佛龕。供一少年側坐像。傍列瓦甕二。互為俯仰。寺僧云。此少年即順治帝肉體。二甕即當日以斂帝者。是帝又未在五臺崩殂矣。或者先逝五臺。故康熙帝先後五次巡幸。實為省覲。且有奉太后同行者。後蓋迎歸。而終老於天泰寺歟。然察供像狀。塗金稱體。不類木奈伊。防廊下碑。亦未及世祖事。意者其有所諱歟。

他如甄士隱名費。費者廢也。（見八十回本原注）冷子興者興也。明云此皆感念興廢而作也。既念興廢。決非僅爲一家一人。而爲國家之興廢可知。故云甄費者。說真王之已廢也。第二回敍金陵城內體仁院總裁甄家。及論甄寶玉。必不能守祖父基業。指斥弘光。甚爲明顯。王夢阮索隱云。以明爲真。以清爲僞。知作者爲漢人。不忘故君之義也。大觀園者。即宮闈也。金釧玉釧者。朱三太子輩影子也。寶玉吃金釧口上臙脂。金釧即被逐而死。極言玉珮愛歸朱姓。而朱三太子輩爲被思明之嫌疑而誅也。口上臙脂。亦指語言文字之獄。清初文人。著書立說。以口頭思明。而屢興大獄。放逐殺戮。如金人瑞莊廷鑨戴名世輩。皆金釧比也。所謂愛紅的毛病。清初固以人民思明爲大罪也。香菱當是崇禎帝長女影子。蓋香菱本名英蓮。英蓮者應憐也。爲甄廢之女。於正月十五被拐。卽甲申三月十九事也。觀癩僧對士隱云「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孃之物。抱在懷中則甚」極似崇禎帝手砍公主時語。公主甦後。出奔周奎家。由清室代爲下嫁。不數年卒。亦如香菱身爲妾廚。備受大婦虐毒。至可憫也。公主故明冑。亦帝王家。故香菱

亦與寶玉有情。且借香菱慘苦。亦敍影崇禎太子永定二王耳。賈環者。天道好還之意。亦治亂循環之意。影胤禵胤禩。耀者隱搆胤礽者。言諸子相殘。循環報應也。焦大猶言驕大。形容當日旗人恃勢驕人也。恆王殉國。當指周遇吉事。遇吉守大同。地當恆山。故曰恆王。以代表明末忠節之將帥。姽嫿將軍。則以代表起義諸臣。蔡說然也。或即指大同總兵姜瓖。姜為美女。故將軍稱姽嫿。瓖因遇吉舊部而反清者也。作者思明之深。故雖如姜瓖。亦予表揚。以概其餘。書中惓惓南京。而王熙鳳。耀者家本南京。蓋隱指當日朝士。其先皆本明臣也。胤礽兩次廢立。故書中寶玉兩次失玉。士隱好了歌。不勝黍離麥秀之感。王氏家隱言紅樓夢為記事之作。非言情之作。極可信也。夫是之謂野史。

第五回警幻仙子云。「今日原欲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榮寧二公之靈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數終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禀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

終。恐無人規引入正。」此等語氣。皆從康熙廢胤礽後不立儲貳之口吻。脫卸而來。東華錄康熙四十七年。胤礽既廢。命諸王大臣會議。於諸阿哥中。衆議推舉。諸臣私相計議。皆胤禩八阿哥以進。上諭八阿哥未更事。近又罹罪。且母家賤。不許。後大學士王掞御史陳嘉猷等。屢有陳奏。帝均不許。並治以朋黨妄奏之罪。卽宮中所留子孫雖多。絕無可以繼業者也。故終康熙之世。不立太子。

因傻大姐拾得春意繡囊。遂有抄檢大觀園之舉。春意繡囊。借影喇嘛獻喜佛。用以厭勝蠱魔者。卽指搜出胤禔胤禩等巫蠱事。紫鵑者。張玉書朱天保之流之忠於胤礽者。雪雁則影喬爲胤礽。去而趨炎者。蔣氏東華錄康熙五十七年。檢討朱天保。奏請復立胤礽爲皇太子。上召問今二阿哥廢而益聖賢而益賢。爾何從得知。且引戾太子事爲比。以天保希圖僥倖。逸旨妄奏。誅之。又見某筆記載。帝幸熱河。一日大臣張玉書入奏事。見上色甚怒。須臾侍閹捧藥椀至。上色黲黲。玉書知將以此藥賜胤礽死也。因跪曰。臣有疾。乞以此藥賜臣。欲以回帝意也。上良

久不諧。玉皆不得已盡之。歸遲來。帝遂無殺鳳勍意。此皆忠於鳳勍者。

王熙鳳深恨黛玉。故問婢紅玉之名。曰「您也玉、我也玉、最討厭不過的。」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載、聖祖既廢理邸。揆敍王鴻緒輩。恐其復立。造蜚語以間。聖祖怒。欲置之重典、衆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裴總。年已耄。善解人主意。聖祖自暢春園還宮。欲頒詔旨。公先日宴見。曰、開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已皆立矣。統領素以肥碩著。次早聖祖入宮。某統領佩刀侍神武門。豐偉如故、上詰裴。裴笑曰、可知人言未足信也。證之肥瘠現於外者。尚訛傳至此。況暗昧事哉。聖祖首肯。立罷宣詔。此皆熙鳳讒謗事也。

吾意紅樓夢一書。原本既不分章回。必專寫宮闈秘事。或傳信雅直。皆近於野史。未必盡合小說體裁。後值文字之獄迭興。觸遭時忌。諱莫如深。於是託之閨闈。依爲顛倒事實。以亂人目。迨禁中案閱。避忌愈甚。改竄愈多。去事實愈遠。遂全爲隱語寓言之作。至雪芹而五次增刪。體裁盡變。章回顯分。惟情文之是取。致本事之愈淆。加以輾轉傳抄。後先異本。故於諸皇子彰事。

不甚完全眞切。令讀者難於揣測。方清之際。即有知其事者。亦無敢宣此秘密。迄今二百餘載。代遠年湮。益難考求眞相。若必一一指證。強求徵實。反嫌穿鑿。王夢阮索隱提要云「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又曰「揣其成書當在康熙中葉。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爲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爲一再修訂。俾愈隱而愈不失其眞」錢靜方紅樓夢考結語云「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由其興之所至。隨筆拈來。初無成見。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皆爲確切不磨之論。茲就其信而可徵者。加以辨正。非云完備。但於寶黛二人。得有影事確證。則其餘迎刃而解。即諸說偶有出入。不必深求。至於徵引諸書。多自近來出版諸家筆記中得來。原書間多不著撰人姓氏。每不能指定出自何人。閱者諒之。

附攷

會稽趙搢叔（之謙）章安雜記云。「世所傳紅樓夢。小說家第一品也。余聞之滌甫師云。（滌甫宗姓、名稷辰、道咸時官御史、會稽人）一本尙有四十四回。至寶玉作看街兵。史湘雲再醮與寶玉方完。想爲人删去。然以删之爲得。余意若通體失去後再删數處。更有益而不盡之妙」。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云。「續紅樓夢八十回者。尙不止一高鶚。俞平伯從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舊評中抉剔。知先有續書三十回。似叙賈氏子孫流散。寶玉貧寒不振。懸崖撒手。終於爲僧。然其詳不可考。（俞氏紅樓夢辨卷下有專論、）或謂戴君誠夫見一舊時眞本。八十回之後。皆與今本不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爲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與寶玉仍成夫婦。聞吳潤生中丞家尙藏有其本。（蔣瑞藻小說考證七引續閱微草堂筆記、）此又一本。蓋亦續書。二書所補。或未契於作者本懷。然長夜無晨。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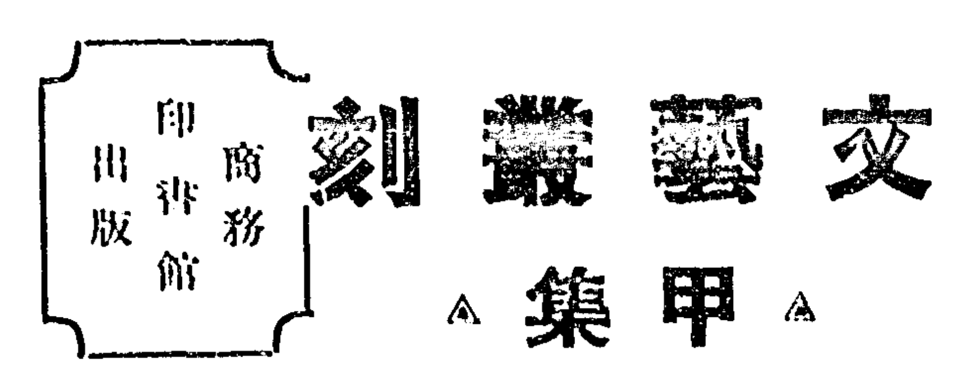
與前書之伏線亦不相背。」按續閱微草堂筆記所稱本。殆即趙氏章安雜記所載、宗滌甫先生所見本也。此等續本甚多。然意境筆墨皆與前八十回不貫。自不如程高補本之接榫也。

馬水臣氏既稱雪芹爲曹一士。因徧訪廠肆。求一士所著四焉齋集。竟得一部。則乾隆十五年出版者。讀之知一士生於康熙十五年。年十五補博士弟子。爲名諸生者三十餘年。雍正四年領鄉薦。八年庚戌成進士。入翰林。乙卯擢御史。多所論列。有請查寬比附妖言之獄。並禁挾仇誣告詩文一疏。引戴名世汪景祺等慘禍爲詞。嗣後請予寬宥。居諫垣一年卒。年五十九。中間年四十時。北游京師。假館自給。正康熙五十五年。再廢皇太子胤礽。諸皇子奪嫡劇烈時也。又十年。始舉賢書。又四年。通籍。仍假舊館。所云披閱紅樓。蓋在此十四年中。其請查寬文字之獄。並以見石頭記本爲野史。而改爲小說之苦心。馬氏又言。聞之故老。某府西席作紅樓夢。既成。祕甚。後爲居停所知。強索閱。孝廉懼獲禍。盡旬日力。悉改原書。掩其事實而後與之。若非指斥宮闈。何必如此。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於此書本事。頗傾向胡適氏主張。而不以蔡說爲然。夫蔡書誠有可議之處。然其窺見此書本旨。爲思明譏清而作。實爲切當。若云雪芹自述生平。安見瀋陽曹氏。雖三世織造。卽有書中如此氣派耶。又安見曹氏先世。有如此勛閥耶。漢軍旗人多矣。烏在考得雪芹旗籍。卽爲有力證據耶。又安見生於繁華。終於零落。卽爲書中人物耶。要之雪芹旣止自承披閱增刪。必先有是書而後可供披閱。可加增刪。若披閱而卽居作者。則元凱左癖。必將篡盲傳之著權。斗酒漢書。亦可奪孟堅之史席。古今謬論。孰過於斯。況胡氏所據四松堂集。贈雪芹詩甚多。何竟無一語及其著作紅樓夢紀事。如船山之贈闌墅者。則知增刪是書。必非曹雪芹。

或謂蔡氏索隱。雖指是書爲思明譏清之作。然以康雍兩朝。定國百年。重熙累洽。未必人心思漢尚如此。余謂不然。漢人思漢。與有清相終始。清初政綱嚴肅。故僅以文字寓意。及其稍替。卽有洪秀全及辛亥革命。卒底光復。幾何近服。所不敢知。若尚中則不僅上流文士。不忘故國。

即販夫走卒。無不思明。幼聞鄉間諺語。及社會習慣。曰生降死不降。蓋死者必改用明人服裝殮。以見明帝於地下也。曰男降女不降。蓋男人薙髮易裝。婦女則否也。三百年來。皆如一日。鄉中社廟。必供朱天君像。家家戶祝。朱天君者。以三月十九爲生日。又指三月十九爲太陽誕日。皆發思帝三月十九殉國作紀念也。況清初明澤猶存。人民種族思想。尤爲深切。金人瑞沈吟樓借杜詩蓋全爲思明而作。世傳其咏紫牡丹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特其片語耳。其及禍亦以此。（聖歎著作尚多、清初皆被燬、世傳其批評小說、則後人僞託耳、）他如金堡（即澹歸和尚）之徧行堂集。曾靜之上錢琪書等。經焚燬者不可勝計。觀雍正大義覺迷錄。知曾靜當日抱種族思想。欲乘諸王爭儲。雍正得位不正之際。挑動內變。外由疆臣發討其舉大事。雖不果成。而石頭記一書。即具此思想。成書必即在此時。又不敢直言。恐遭焚燬。乃託之言情小說。以博社會之歡迎。使所影本事。藉得傳示後世。用心至苦。斯爲關係歷史之大文。烏得以小說目之。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著 一冊 定價六角

本書為海寧王國維先生所撰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貫串古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梅編 二冊 定價六角

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發聲等極為詳明足資研習崑曲者入門之助

梨園佳話
王夢生著 一冊 定價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徽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名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西洋演劇史
許家慶編 一冊 定價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西洋各國文藝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冊定價四角

玉獅老人著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專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冊定價[illegible]

錢靜方編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求源委一一體明殊便參證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冊 定價五角

孫毓修編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

橐園春燈話
張起南編二冊定價六角

邃漢齋謎話
薛鳳昌編一冊定價一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藝叢刻

乙集

湯元吉譯

克拉維歌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此劇爲德國大文豪歌德一七七四年之少年傑作劇中情節大半本於當時西班牙京城馬德里之實事藉以表示作者的情場懺悔其結構之佳文筆之美藝術之高向爲德國文學家所稱道湯君譯文亦非常流麗美婉

史推拉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此亦爲歌德懺悔作品之一劇中主人翁費爾多肯以卑劣手段誘惑其情人史推拉及後悔悟竟至自殺劇情哀惋悱惻令人讀之淚下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册定價二角半

留庵著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 三册定價一元二角

小說考證續編 二册定價八角

小說考證拾遺 一册定價二角五分

蔣瑞藻編 前列三書考據精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爲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之書

假利券 一册定價三角五分

楊明齋譯 此爲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册定價一元一角

徐蹤譯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爲深切

文藝叢刻乙集

紅樓夢本事辨證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再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壽鵬飛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Belles-Lettres Series
STUDY ON HONG LA MON
By
SHOU PENY FEI

1st ed., June, 1927 2nd ed., June, 1928
Price: $0.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五七四七陸

[illegible]

choo yuen too